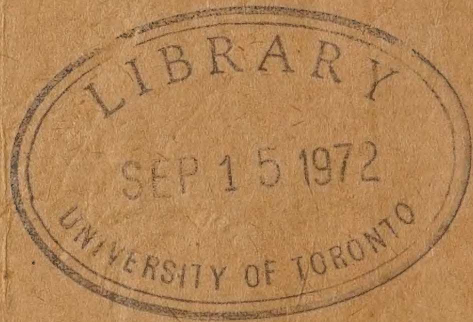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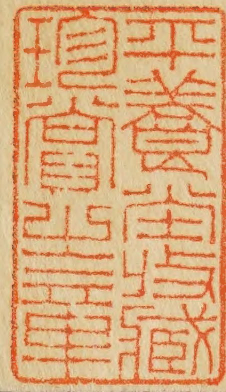
韓文 六





韓文卷之三十九

表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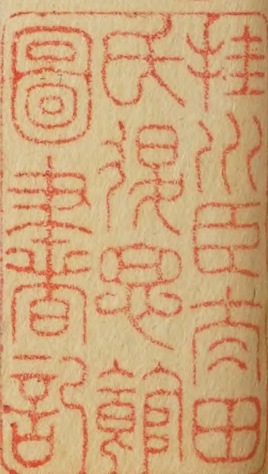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

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
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絶也士則士平何故
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
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
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
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没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
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
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
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
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

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

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

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雙音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

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隷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

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册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

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

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揆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慚。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

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荅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

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
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
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
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
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舉用
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
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
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
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

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詭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彌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

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咨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旣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旣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旣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謹差
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
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
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

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

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
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
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
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
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
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非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
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
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
血兵刋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
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

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倨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

舉韋顗自代狀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顗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韓文卷之三十九終

韓文卷之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淸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䟽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䟽。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

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戩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戩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戩尚未得退戩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戩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

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寛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眞臣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

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已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爲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中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例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

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攺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序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

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
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
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
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
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
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
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
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
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
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
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

賞造作兵端入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

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旣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輙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鄕、與賊不相

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隷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刼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

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刼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

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廩士動心罰重可令凶

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
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
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
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
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
能緝綏然擬（擬或作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或作悖）侵掠不
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
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
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
不問廻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

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

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

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令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秪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

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
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
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
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
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
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
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
檢殺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
用門戸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别凡事和雇無不皆
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
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令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疋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

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

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搉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爲

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决殺連狀聚衆人等各决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戸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决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韓文卷之四十終

明水賦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音毀氏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睇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污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不

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糵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蘂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

翦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此並。欲將雙頰一睎紅，綠窻磨徧靑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鷙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

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饑夜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劒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歳聿其周君何
愛重裘兼味養大賢氷食葛製神所憐塡窻塞戶愼勿出
暄風暖景明年日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
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
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
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
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

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韓文外集卷之一終

韓文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旣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閤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

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

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趍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

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

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

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

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

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顔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輙有此咨屈儻恵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愈白

愈啓惠匀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顔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繋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

外集卷之二終

韓文外集卷之三

送汴州監軍倶文珍序 并詩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巳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倶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鶚秀才序

贈別序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韓文外集卷之三終

韓文外集卷之四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耻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没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遁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

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敎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敎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敎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敎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三師耻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

侒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逼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且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乎力

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

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

鄠人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

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腎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

國令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愼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荊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

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運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宫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内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

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幷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内處偏高廣圓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内之所也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内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文。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韓文外集卷之四終

韓文外集卷之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内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陞擢惟允。邁兹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祭董相公文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

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蓄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致其敵爰立作相訏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廼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

止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闊其郛塡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曰景與愈與游爲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姫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乎。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僊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僊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僊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畫讚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

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刑政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戸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

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

論顧威狀

韓文外集卷之五終

韓文外集卷之六

順宗實錄一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寛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衞。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剥聚

欽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雙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瘳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

諸侍讀幷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

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令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

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棊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棊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大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祧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

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

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韓文外集卷之六終

韓文外集卷之七

順宗實錄二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

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

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戸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

戚迎于九僊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幷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旣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

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

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纉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

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韓文外集卷之七終

韓文外集卷之八

順宗實錄三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

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且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

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

司御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廻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廻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廻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廻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閬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

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皐爲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既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

於江陵。乂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皐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

賜登而叔文不喜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

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

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韓文外集卷之八終

韓文外集卷之九

順宗實録四

六月乙亥貶宣州廵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劒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劒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

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鎭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

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
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
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
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
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
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
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
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
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
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
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

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禄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二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

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廻心諭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

言其贓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

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

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廻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

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

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帶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

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

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
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
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
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
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
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
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
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
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
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
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

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韓文外集卷之九終

韓文外集卷之十

順宗實錄五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洛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

宮制敕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玆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

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
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
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
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
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
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
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
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
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
進者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
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

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

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屛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

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

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毁壞。攞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輙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輙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

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膺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

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僊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

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文外集卷之十終

韓文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

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

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

將師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

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
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
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
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
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
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
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
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
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𧌒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閒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

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

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顚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

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
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
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
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
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
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
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

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亹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

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

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
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
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

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文集傳終

韓文遺集

聯句

有所思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婉晩。春淚銷顏容。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劒水中龍。愈

遺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 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 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郊 蘧甯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 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惟君。郊 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
照海鑠幽怪。滿空歊異氣。郊 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愈
太一裝以寶。列僊篆其文。郊 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
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 風胡久已死。此劒將誰分。愈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 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秦客何年駐。僊源此地深。還隨躡鳬騎。來訪馭風襟。院閉
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瞑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旣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
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
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音肥）癗（音畾）鐵佛聞皺
眉石人戰搖腿蹺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亟捜耳猛
作濤鼾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墮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
狙臨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
錐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
弄濆瀑梗澀連拙鮌南帝初奮槌鑿竅洩混沌逈然忽長
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
木森苯（音本）蕁（音忖）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闞鴻蒙總合雜詭

譎騁戾狠。乍如鬭吸吸。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艷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

乃詠其妍。氷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暗浪舂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杯。爲逢桃樹相料(音聊)理。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濕

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

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其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埀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握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

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輙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絶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

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

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

僉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悦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韓文遺集終









天保十年刊
嘉永七年重刊

